

韩乃寅文集



特别的爱

作家出版社

特别的爱

韩乃寅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特别的爱/韩乃寅著. -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0. 7

(韩乃寅文集)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I. ①食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20958 号

特别的爱

作 者: 韩乃寅

责任编辑: 江小燕

特约编辑: 王 艳

装帧设计: 万有文化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ia.net.cn>

印 刷: 三河市宏兴印刷厂

成品尺寸: 170×230

字 数: 420 千

印 张: 27. 25

版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5448-6

总 定 价: 798. 00 元 (全 13 册)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第一章

陈文魁撩开遮眼的枝叶，瞧瞧从知青宿舍伸展过来的小路，仍没有人影，便背靠着一棵白桦树坐下，深吁了一口气，这才摘下肩上挎着的小黄书包，从包里掏出平时用的小刀，转身在树干上划了一个巴掌大的框框，又沿着框框划印深深地刻了一圈儿，然后用刀尖在上沿儿轻轻往下一挑，框内的桦树皮就像纸页一样从树干上脱落了下来。顿时，光光的表面就渗出了清亮亮的汁液来，一珠珠穿成串，由缓变急的往下滴。他怕流掉浪费似的，忙探过头去，伸舌舔吸起来，一小口进嘴，感觉有股淡淡的苦涩味儿。他又猛舔了几小口，抿了抿嘴唇，那苦涩味儿竟不觉了，反倒甜滋滋儿的，还带点清凉，身心如同被微风拂过一般，立刻轻松了许多，刚刚平静下来的情绪又激动起来。他连忙并拢双膝，把那张桦树皮铺展在双膝盖上，从中山装上衣兜里掏出钢笔拧开帽儿往笔尾上一插，拉开笔写起字来……

初秋的这片白桦林显得空旷了，金黄色的树叶儿不时打着旋儿飘落下来。透过稀疏的冠荫，望得见头上的苍穹，幽远朦胧，嵌着大朵大朵绛紫色的浮云。一群山雀叽叽喳喳地飞进了树林，惊叫着打了几个旋儿，又呼啦啦飞走了，林间沉寂下来。这时，黄春雁穿着身褪了色的黄军装，雀跃着出现在林子的进口。她一踏进桦树林，就向那棵熟悉的白桦树望去。她第一眼没发现人影儿，一跷脚才瞧见了陈文魁那油黑般的一顶头发，又一跷脚一探头，看清他坐在树根下正埋头写着什么。黄春雁吐了一下舌头，猫低身子，轻抬腿慢落脚地向他身后悄悄绕过去，待只剩两步时她冷不丁



地一大步跨上去，伸出双手搂过桦树紧紧捂住了陈文魁的眼睛。

“雁子，雁子——”陈文魁触电似的浑身一激灵，一股暖流猛地便打头顶涌入了心窝，他不觉地放下了笔，用力攥住黄春雁的双手，似说似喊：“你呀你，就会搞突然袭击……”

黄春雁松开手，从树后一侧脸，把目光投向铺在陈文魁双膝上的那张桦树皮，见上面写着两行字，就一把抢过来，“海枯石烂心不变，永远爱我小春雁！”她大声念完，兴奋地往陈文魁身边一坐，抱住他一只胳膊，歪着头笑盈盈地问：“文魁，这是发自内心的？”

“当然了！”陈文魁趁机把黄春雁搂进怀里，也乐呵呵地说：“到时候你就看我的实际行动得了。”“还说呢？”黄春雁轻轻摆脱陈文魁的双臂，嘴一撅，耍着小性子，诉起苦：“农场革委会杜主任来电话，通知徐指导员说场里要推荐你上大学，这事都传开了，整得人心惶惶的，谁也没心思在这儿干了，这不，知青排早早就收工了。我们宿舍里好几个人还向我打听呢，‘春雁，这回场里点名推荐陈文魁上大学，他这一走，还能回咱们小兴安农场八队吗？’”黄春雁说到这儿，见陈文魁正用灼热的目光看着自己，心像被灼伤了一样，顿了顿，泪汪汪地又说：“他们那口气里真让我辨不出是什么滋味儿——像是可怜我，又像是……”

“哎呀，这也算个事呀？别听他们瞎说了。”陈文魁提起的心落了地，又来了情绪，一把搂过黄春雁说：“我是学农的，不回农场回哪呀，还能去城市不成？再说徐指导员也把杜主任的意思向我说明白了，这次是‘哪来哪去’，有你在哪儿，我还巴不得呢。”说着，又凑近她耳根，“如果去别的地方，我到哪儿就把你接到哪儿嘛……”说完，他见黄春雁仍板着脸，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，就使劲摇晃着她的两肩，“这样行不？”

“行，行——”黄春雁拉着长声，流露出内心的无奈，甚至还有点委屈，本能地点了一下头，张了张嘴，想要说什么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陈文魁上学的事是丛娟娟午饭时透露给她的。她一听，心就慌乱起来，挨过了一个中午，又熬过了一个下午，似乎有一肚子话要向陈文魁诉说，好不容易才熬到见了面，又不知该说些啥。陈文魁上学对她来说原本是件好事，但潜在的意识却使她萌生出了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空虚，让她六神无主，将要发生的一切她是再清楚不过了，陈文魁上学走了，自己还

得在这儿干下去，一年两年……她不敢想象以后还会发生什么。

“你呀——”陈文魁满以为这么一说，会赢得黄春雁的信赖和高兴，向他说些动情的话，然后亲昵地搂紧他的脖子，再好好亲吻他一下，可她一句感激的话也没说。陈文魁不知所措地从地上站起来，把头贴靠在桦树干上，一边抚摸着树身上的刀痕，一边琢磨着应该怎样才能表达出自己的真心才会让她相信呢？

陈文魁寻思了好一会儿，也猜不透她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，心情烦躁地用掌心不时拍打着树干，发出“嘭！嘭……”的响声。猛然，他想起刚才剥下放在地上的那张桦树皮，就伸手拾起来，二话没说，把右手食指放在嘴里狠狠咬了一下，霎时间，随着皮破肉绽，殷红的鲜血就从指肚里汩汩流了出来。他迅速在那两行字下面写上——陈文魁。

“文魁，你——你——”黄春雁被陈文魁突如其来的举动惊愕了，惊愕之中本能地上前去拽陈文魁，双手使劲捏住他那沁血的手指，泪水直在眼脸上打转。

陈文魁见黄春雁真的被感动了，心里一阵高兴，却不知说些什么是好。黄春雁咬着嘴唇，强抑着泪水，看着那淤着鲜血的手指头，手稍稍一松劲儿，鲜血就又汩汩地流出来。

“文魁——”黄春雁又使劲摁住了，随后小鸟依人般地偎在陈文魁的怀里，责怪说：“你也太狠心了！”“不是狠心是诚心！”陈文魁扑哧一笑：“要不，你不相信我嘛！”

“你坏，你坏！”黄春雁瞪了陈文魁一眼，腾出右手在陈文魁那宽阔而结实的胸脯上捶了两下，看着血指头，心疼地说：“快回去吧，到卫生所让护士给上点消炎药包包。”“不用，不用。”陈文魁摇摇头，用左手食指指了指前方一种草，“那是八股牛，把它薅出来！”黄春雁疑惑地问：“什么八股牛九股牛的，薅它干什么呀？”

“让你薅你就薅呗！快去吧，这八股牛既能止血又能消炎。灵着呢！”陈文魁推开黄春雁，用左手使劲捏着出血的手指头，催促说：“把它掰开！”黄春雁半信半疑地走过去，使劲薅出了那棵八股牛拿了过来，在陈文魁面前使劲一掰，白皙细嫩的八股牛杆被折成两半儿，杆皮还紧紧的连着，一股奶液般白殷殷的汁液从折面上沁了出来。陈文魁伸过手去让手指

伤口在八股牛折面上来回蹭着，没有几下就不出血了，黄春雁兴奋地喊出声：“呦，这八股牛这么灵呀，你和谁学的这么一招呀？”

“谁能有这本事？家属队长——杨金环啊。她说这个方子止血可灵了。”陈文魁回答完瞧瞧黄春雁好奇的样，就又指指前面不远处一个深灰色的蘑菇状小东西说：“去，你再把那东西拿来捅破，把面面撒到伤口上。”“哎！”黄春雁应了一声，转身就跑了过去，捡起那个圆圆的小东西轻轻一掰，露出一窝褐灰色的粉末，她走近陈文魁问：“能行吗？”

“没问题，快点儿吧。”陈文魁说着一扬眉头，面带微笑，装出很内行的样子，而又不无显摆地说：“知道吗？这叫马粪包，是专门消炎的。来，把粉末撒在伤口上，再……”

黄春雁按照陈文魁说的意思，将深灰色的细粉末边往伤口处涂边说：“文魁，你真行，我怎么都不知道这些东西的用场……是不是又是从杨大姐哪儿学来的？她真是八队的大能人。”“那还用说。杨大姐教给我的招多得去了，这才哪到哪呀！我跟你……”陈文魁刚开了话头，就又打住了。然后向树林深处走了一段，又折回来，皱着眉头坐在了地上，信手拾起一根细树枝在手中擦来擦去。

黄春雁见陈文魁突然没了言语，就接近他坐下，用肩头轻轻撞了一下问：“文魁，怎么了？”“雁子——”陈文魁瞧瞧那片桦树皮，又瞧瞧黄春雁，半真半假地：“你担心我，我也担心你呢，当初，好几个小伙子追求你，你下了好一阵子的决心才算是选择了我，我这一上大学走了……”

“瞧你说的！”黄春雁搂着陈文魁的胳膊，撒娇地说：“放心吧！有你这颗诚心，就是在天子面前我也不会动心，不信吗？”她歪着头，笑了笑，随后神情凝重地拿起桦树皮，就要去咬手指头……

“别，别了……”陈文魁急忙拉住，并摘下钢笔，取下笔帽儿递给她：“来，用这个就行。”黄春雁毫不迟疑地接过笔，在陈文魁血字下面端端正正地写上——黄春雁。写完最后一笔，她依偎在陈文魁的怀里，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才仰脸嫣然一笑：“等你大学毕业就不回这儿了，想法分配到省城，哪怕哪个市，哪个县的农业部门也行，我就调过去。这里，机器不够用，有的用不上，‘早晨出工三点半、晚上收工看不见、地里三顿饭’实在是太累了，别说干活，一听这口号，我头皮就发麻。”

“你比刚来时不是强多了。我倒觉得，干一天活回来擦擦身子，往被窝里一钻睡觉那个香呀，一觉到天亮，醒来的时候，那个舒服劲儿就别提了！”陈文魁抚摸着黄春雁脑后那两条又粗又黑的发辫，感慨地说：“这里真是锻炼人的地方，我真想在这干一辈子。”“哎呀，可别逗了，我们宿舍里十多个女生，天天晚上收工回来有一半累得躺在床上直哭——那凄凉劲就别提了。今天上午割大豆，要不是你给我接了好几段，说不定现在也完不成任务呢。”黄春雁凄苦地说完，摊开双手亮给陈文魁看，“一副手套还不到两天就扎烂乎了，你看——”陈文魁看看她伸开的两只手，细嫩纤美的纹络处扎出了一个个小窟窿眼儿，有的已经扎出了血，有的只是扎出了伤痕，满手斑斑点点的，他握住刚攥了两下，黄春雁就“哎哟”了一声，挣开说：“疼死我了——文魁，你走了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熬呢。”话没说完，斜偻着的身子一挺，嘴一咧，抱紧陈文魁，要哭又哭不出来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又说：“想想你上了大学将来能离开这里，我还觉着活得有点儿希望……”

天边，灿烂的秋阳倏地蹭到了山顶树林的后头，一片灿烂的晚霞锦绣般闪着迷人的光芒，把白桦林映照的更加妩媚动人了。偶尔，从林边稻田里传来的嬉笑声，不时打破宁静，也给田野增添了生机。陈文魁见黄春雁寻声望去，也顺声瞧瞧说：“是家属队在那儿干活呢，看样是要收工了！我来时还让她们早点下班，杨大姐却说天黑还早着呢，回家也是呆着，能多干点就多干点。”

“叫我说呀，这个家属队长哪是肉长的，简直像是钢人铁马一样，干一天活走起路来还那么一阵风似的。我们女生可羡慕了。”“那有什么好羡慕的？等你锻炼出来也一样……”陈文魁知道黄春雁不太愿意听这样的话，就望了望天边的晚霞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然后起身拎起放在地上的黄书包，拿出来一个照相机，“雁子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太阳都落山了，咱俩在这里合个影儿！”

黄春雁高兴地接过相机，“你什么时候拿来的，我怎么没看着？”“嘿——”陈文魁眼一眯，抱怨地说：“你呀，不是没看见我带来照相机，是没看见我这颗对你恋恋不舍的心！”

“你坏你坏……”黄春雁直起身来，撒娇地用双手捶打陈文魁的后背。



“别闹了！”陈文魁连忙闪开，“等天一黑就照不上了，快抓紧点吧！”

“是，是。”黄春雁看看相机，一脸的孩子气：“哎呀，你这相机不能自拍，咱俩怎么合影呀？”“真笨，这还不好说——”陈文魁得意地说：“你给我拍一张，我给你拍一张，等我拿到照相馆去，让师傅把咱俩的底版贴一块儿洗，不就是合影了嘛！”“再贴也是假合影！”黄春雁一听就不高兴起来，“一看你对我就不是真心的。我不照了。”“你等着——”陈文魁略有所思地说完，撒腿向林边稻田地跑去，边跑边喊：“杨大姐——杨大姐——”

洪亮的声音在小桦树林里飞荡着，向四野里扩散出去，黄春雁呆呆地站着，听着这呼喊的声音，看着心上人那不知疲倦的身影，心里像溢出一股股甜蜜的液汁，渐渐渗透了全身。她一直目送着陈文魁跑出了白桦林，转身看见草地上那张血写的桦树皮，轻轻捡起来，仔细端详了一番，然后装进了书包里，想做什么，想说什么，又不想说什么，又不想做什么，只是愣愣地望着那被晚霞染得绚丽多彩的白桦树梢儿，在斑斑驳驳的彩环里轻轻地摇曳着，微风中发出沙沙的细语声。这一刻，黄春雁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希望，她期待陈文魁大学毕业了，一定不要再回来。那时，她小雁子真就生出了翅膀，飞走了……

听见喊声，走在半路上的杨金环和几个家属女工连忙停下来回过头，见陈文魁从小白桦林方向边跑边喊地追过来。杨金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赶紧迎头快走了几步，远远地问：“文魁，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“大姐！你们走……走得可真……真快呀？”陈文魁跑到杨金环跟前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我想求你给我和雁子照张合影，她在树林里等着呢——再晚了，就不能照了。”“太阳都落山了，你们俩怎么才想起来要照相啊？搞什么鬼？”杨金环忽然想起陈文魁上大学的事情，就说：“看来，你小子还行，还不是陈世美。”

“大姐，瞧你说的，有几个那样的人。”陈文魁不好意思地笑了。“有几个？不少，行了，行了，不说这个了，你先头前走着——我告诉她们一声。”杨金环说完，转身提高嗓门儿对不远处等她的姐妹们说：“我跟文魁到那边去给他和小雁子照相去，你们先回去吧，别忘了晚上开大会。”

见姐妹们应着声走了，杨金环回身紧走了几步，跟上陈文魁说：“文



魁，大姐知道你真是个有情有义的小伙子，人家小雁子也不白给，长得漂漂亮亮，我见的世面可能也少，就像小雁子这样仙女似的姑娘，我还是第一次见着呢。”

“大姐真会夸人。”陈文魁心里高兴，反倒有点儿腼腆了，没话找话，“哎——大姐，连队不少人都说雁子长得像你呢！”“哈哈……你更会夸人！”杨金环亮出一串银铃般的笑声，她双手一握拳，放慢脚步，然后掐掐自己的腰说：“你看，你大姐胖得都像个邮信筒了，都半大老婆子了，怎么和人家小雁子比呀！你看人家小雁子，苗苗条条，漂漂亮亮，要个头有个头，要长相有长相，哪个小伙子见了不喜欢？”

“大姐，别说了——”陈文魁不好意思地说：“人家说你的长相、眼睛、脸盘都像小雁子，年轻的时候肯定不比雁子差。”“要说呢——”杨金环显出自豪的神情：“小雁子刚来连队时，我也听人说长得像我，这么说吧，年轻的时候，就是比不上，也差不多，像小雁子似的，邻里邻居真有不少小伙子追我呢，我都没动心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别人一提，就看中了你徐哥……”

陈文魁说：“徐哥好呀，能干，待人又好，还是转业军人呢。”

“嘿……”杨金环斜脸瞧陈文魁：“可别提你徐哥了，人好是好，可就是那个山东犟脾气，要是和你较上劲儿，来了驴性劲儿，你就是八挂马车也拉不回头。你和小雁子可是天生一对……”

黄春雁隐隐约约听到了他俩的说话声，跷着脚喊：“你们在说我什么坏话呢？”她说跑了过去。“道喜的话都说不过来呢，哪还有空说你坏话呀。”听见喊声，杨金环撇下陈文魁快走了两步迎上去，扯住黄春雁的手，然后接过相机：“来，就在这里给你俩拍照。”

“不——”陈文魁指指前面那棵笔直的白桦树说：“大姐，在那棵树下拍。”杨金环跟着陈文魁来到树下，黄春雁也随后赶了上来。杨金环瞧瞧被扒掉了树皮的树干逗趣地说：“明白了，明白了，这是约会树、定情树、山盟海誓树吧？”“大姐，别逗了！”陈文魁瞧瞧暗淡下来的天色，把黄春雁拉到树根前站好说：“好好给我们拍着，等我俩结婚的时候，第一个请您吃喜糖。”黄春雁也说：“等我们办喜事的时候，请您坐上席，我俩先给您敬酒！”

“说定了啊——”杨金环揭掉镜头盖，把镜头对准他们俩，瞄了一下，仰起脸说：“不行，不行——你俩再靠近一点儿，干什么在我面前还装装作作的？笑一笑。”见陈文魁和黄春雁面带笑容，紧紧地靠在了一起。杨金环才摁下了快门，赞美道：“太美了——一个英俊，一个漂亮，真是天生的一对。”

“大姐——”黄春雁见杨金环要收相机，忙招招手说：“让文魁给咱俩照一张！”杨金环走上前，把相机递给陈文魁，犹豫一下：“也这么站着？”黄春雁点点头，拉着杨金环的手站在了一起。

“好，笑一笑，就这样——让晚霞一染，让白桦树一衬，太美了！”陈文魁对好镜头，说着“咔嚓”一摁，然后他对杨金环说：“大姐，我和雁子没少麻烦您，以后我走了，请您多关照雁子，您就是我俩的亲姐姐了！咱俩也来一张怎么样？”

“行啊——”杨金环笑笑说：“和咱们八队出去的第一个大学生照一张，让你大姐也光彩光彩！”她说着拍了拍黄春雁的肩膀：“雁子，好好给我俩照啊！”“没问题——”黄春雁从陈文魁手中接过照相机说：“干活不行，干这个我可拿手，说不定将来能成为北大荒博物馆的收藏品，或者是哪个刊物的封面呢！”

杨金环和陈文魁站好后，杨金环突然又闪开了，她笑着说：“不，咱俩得换个地方，不能占了你俩的风水。”“呦——”被杨金环拉到了一边的陈文魁开玩笑地说：“大姐，你还这么迷信呢，连队批林批孔搞得正紧，我徐哥可饶不了你，别拿你当靶子！”杨金环大嗓门嚷着说：“当不了，我根红苗正，再说，也是随便说说，和你们开个玩笑。”俩人站到了林子里踩出的一条小毛毛道上，并肩站在一起，还没等酝酿感情，黄春雁就摁响了快门。

“怎么没说好就给我们拍了？”陈文魁说：“能好吗？”“好，肯定好——”黄春雁自信地说：“洗出来看吧，这样照得自然。”

“错不了。”杨金环看了看天色，“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得赶回去给孩子们做饭了，你徐哥明天还要起早到农场开会，有些东西还得给他收拾收拾。你们俩也早点回去，现在不同往常了，一些人本来就不安心在这儿干了，听说你上学要走就更慌神了，这不，丛娟娟和武解放一下午就没见着



影儿，听说丛娟娟正办返城关系，和武解放闹别扭呢？还有黄小亚、赵大江、牛东方几个小青年也跟着瞎哄哄，吵吵嚷嚷地找你徐哥闹事。”杨金环又叮嘱陈文魁说：“文魁呀，你是知青排长，遇事要冷静些，别和他们争争吵吵的，该上学就走……”

没等杨金环把话说完，突然从队部方向传来一阵“嘀嘀哒哒……”紧急集合的号声。几个人不约而同地向林外望去，透过林间稀疏的缝隙见知青宿舍门前一片忙乱，气氛十分紧张，知青们全副武装正在列队，随即兵分三路向江边一片苞米地火速拢去……

“不好！”陈文魁一惊：“大姐、雁子，有情况……我得先走了……”他说着，丢下杨金环和黄春雁，撒腿就向林外跑去。“怕出事，偏出事，号声一响，准没啥好事……我们也快走！”杨金环急忙帮助黄春雁装好相机，拉着她的手急火火地追了上去。

黄春雁被动地跟在后面，刚跑出白桦林，便被一根烂树根儿拌住了脚，她一个跟头就跌倒在地，发出“妈呀”一声尖叫：“我的脚崴了……”

第二章

“大姐，快别光顾忙活我了，先给孩子们做饭去吧，看饿着……”黄春雁瞧见两个孩子在屋角的饭桌前坐下，然后默默地从各自书包里拿出书本和文具，做起了作业，便把左脚从杨金环的手中向外挣。杨金环没说话，也没抬头，手用上了力。黄春雁的脚僵硬了一会儿，就松软下来，她过意不去地说：“都怪我，让孩子跟着受罪。”

“没那么娇惯，孩子打小时跟我习惯了，赶上农忙季节，我和你徐哥在地里一忙就是一整天，家都不着，他们自己能找吃的，饿不着。”杨金环见黄春雁皱着眉头，额角渗出了虚汗，疼得直咧嘴，就风趣儿地说：“我这回可粘包了，文魁回来还不得找我算账啊。”“大姐，真会开玩笑——我倒担心没参加行动，又该挨批了。”黄春雁似乎预感到了什么，叹息着：“下午还好好的，有说有笑的，脚说崴就崴了？刚上脚的一双新胶鞋也被乱树枝刮了个大口子，都怪文魁甩下我们，先跑了……真是乐极生悲，活该我倒霉……往后还说不定又有啥倒霉事儿落在我头上呢？”

“话可不能这么说，小雁子，不是大姐说你，你也太娇气了，谁还没有点闪失，没点啥意外，文魁是民兵排长，凡事总得带个头是不是？鞋刮坏了，等大姐到场部办事给你买双新的回来……再说抓个偷苞米的破坏分子，去了那么多人，又不差你一个……”杨金环说着，趁黄春雁胡思乱想，注意力不集中之机，一只手捏紧她的脚踝骨，一只手握住她的脚后跟，两手突然用力猛地一抖，随着黄春雁“啊呀！”一声的尖叫，杨金环松开手站起身来，笑着说：“好了——试试。”



“大姐，你的手也太有劲儿了，捏死我了，哎哟！”黄春雁哼哼呀呀地趿拉着鞋站起来，活动活动左脚，果真不疼了，但脚一着地，她“哎哟”一声，又赶紧坐下。“脚崴了，不吃劲，怎么也得疼两天——来！坐着。”杨金环边说边从被褥架上拽过来一条毯子，展开铺在了炕头，示意让黄春雁上炕头靠墙坐着，然后唠叨说：“你们这些城里来的小丫头，在家都让爹妈娇贵坏了，像玻璃做的，个个脆得很，碰着点就针扎火燎的疼得不行了，不像我这个从农村长大的扛折腾——大姐这就烧火做饭去，回头我用酒给你揉一揉脚，再用热毛巾敷一敷，活活血，你养两天就好了。”

“大姐，”黄春雁被感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，想起陈文魁在小白桦树林里对她说的这番话，就说：“你真行——怪不得文魁总在我面前夸你呢，你怎么懂这么多？”“都是逼出来的，十多年前，我从山东老家刚来时，也和你们一样看什么都新鲜什么也都不懂，在这儿呆久了，遇到事情多了，慢慢的什么都学会了——你也一样，呆久了，也什么都懂了。”杨金环在外屋洗着手，好一会儿没听见黄春雁再言语，知道她是吃不了这苦受不了那罪，就笑着问：“怎么，小雁子，怕了？”

“那还不得把我折腾死呀？”隔着门，杨金环听到黄春雁一句凄婉的回音。她轻叹了口气，没有去接话茬儿，急火火地用毛巾擦了擦手，转身出了门，从院里的柴火垛上抱回一些干豆秸放在灶旁，她心中惦记着没吃上晚饭的两个孩子还饿着，也惦记着都这时候了还没有个影儿的丈夫。她便手脚麻利地添柴点火刷锅忙活开了。顿时，厨房有了柴烟和热气，油烟味也浓重起来。

杨金环瞧瞧忙得差不多了，就随手敞开了大门，站在院里看着柴烟、热气，还有油烟从屋里慢吞吞地向外流出，而后四处弥漫，她总觉得像似有什么事还没办妥，四下一瞧，院子里空荡荡的，心里“咯噔”一下，猛然想起一早撒出去觅食的八只大鹅还在江边。“这死记性。”她暗自骂着，又向里屋喊着说：“小雁子，我出去一会儿……”没等黄春雁回音，杨金环就急匆匆地出了院，然后拐上南北大道，朝北一直走去……

完达山东麓的坡势越来越缓，一直绵延到了黑龙江南岸，顺势又猛地一转弯儿，甩下了一片潮湿的土地。小兴安农场八队就坐落在这里，距江边只有四十多米远的地方。由于地势低洼易涝，当年开荒建队的时候，这

里就没有作为重点来开发，只留下了五十几户人家，一万多亩地，还十年六不收。等大批城市知识青年潮水般涌来时，这儿也只是安置了从滨城来的三十多名知青，并在江边挨排盖了两栋宿舍，十多名男青年一栋，十多名女青年一栋，还修了条南北街道将其隔开。杨金环的家就在宿舍后面那栋家属房的东头，屋门朝南，出院向东走几步，沿着街道，向南能望得见白桦树林，道的北端就是江边。

江水不知疲倦地流淌着，水面上漂浮着的缕缕霞光已经淡去，那片白桦树林也越发模糊了。等杨金环从江边把几只大鹅赶回院内，再用一只破水瓢从角落的麻袋子里舀出些饲料，撒泼在地上时，暮霭早已悄悄地降临了。随着连队发电机房里马达声的一阵轰鸣，每栋家属房的窗户倏地都亮了，夜色一下活跃起来，惟有那两栋知青宿舍还是黑魃魃的一片。

黄春雁坐在炕头，毫无目标盯住一个什么地方发呆，脑海里混浆浆的，她尽量不去想陈文魁上学这件事，而一闭上眼睛，陈文魁那听到号声便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就又像演电影似的在她眼前一幕幕闪现，又促使她联想到陈文魁上学走后，自己孤零零的身影，让她心乱如麻，涌起一股说不尽的凄凉滋味。但是，黄春雁又想起那张桦树皮上血写的誓言，心中又得到了某种说不出的快慰与满足。她一遍遍地回味与陈文魁在小白桦树林里的情景，不知不觉中，原先那种六神无主的惶惑感淡漠了，耳边又回荡起陈文魁那热情开朗的笑声，真想让他总那么抱着自己，永远不要放下来……想到这儿，黄春雁打起了精神，睁开眼，急切地向窗外张望，见人还没有回来的迹象，杨金环也不知出去干啥去了，就想穿鞋下地到外面瞧瞧，刚一挪动脚，疼得她又“哎哟”地叫出了声。“怎么了？雁子阿姨。”徐小凤听见叫声，放下笔，抬头问：“脚是不是很疼？我给你叫我妈——妈！”

杨金环在院里一边喂着鹅，又一边一二三地数了数，一共八只大鹅一只也没丢。听见喊声，她赶忙进屋，从锅里舀出一盆热腾腾的水，又顺手拿了条毛巾。“小雁子，等着急了吧？”杨金环端着水盆乐呵呵地进来，她把水盆放在炕沿下的地上，又将胳膊肘儿上搭着的毛巾浸泡在水盆里，试过水温后说：“温度正好烫脚，小雁子，你先烫烫脚，再用热毛巾敷在脚脖上——饭菜马上就好。”黄春雁听话地将身子从炕里挪到炕沿边上，

把双脚浸泡在水盆里，嘴角掠过一丝笑意，“真舒服啊！大姐，给你添麻烦了。”

“小雁子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，尽说些客气话，相处这么多年你还不了解大姐呀？大姐是个热心肠的人，把你们这些城里来的知青都当成我的小妹妹小弟弟，文魁走了，这儿就是你的家，我就是你的亲姐姐，以后啊可不许再和大姐客气喽。要不听话，大姐可真就生你的气了。”杨金环说着又去厨房忙活去了。

杨金环的话，句句落在黄春雁的心里，像一团冬日里燃烧的烈火，温暖着她的心。黄春雁相信，在陈文魁离开的日子里，有杨金环在身边照顾，她小雁子还会是她小雁子，依旧天真、活泼和无虑的。于是，黄春雁撒着娇笑嘻嘻地大声央求：“大姐，我饿了……”“这就对了……”杨金环隔着门应着话，手上一刻也没闲着，菜很快就出锅了，只等徐亮和陈文魁回来下面条了。

这时，从连队大东头传来几声“嗷嗷”的狗叫，惊得窗外八只大鹅一个接一个地叫，响成了一片。杨金环忙跑到大门口张望，就听前面知青宿舍的门前有了响动，随即两栋宿舍里的灯光亮了起来，接着是噪音一片，男的女的，个个扛着大嗓门儿，叫苦连天，不时传出几声粗野的责骂声……

“大姐，指导员和文魁他们回来了。”黄春雁不知啥时也来到门口迎接，吓了杨金环一跳。“小雁子，你——”杨金环赶紧搀起黄春雁一只胳膊，嗔怪地说：“又不听大姐的话了，不是让你在炕头等着吗？”“大姐，我的脚让热水一烫，再用热毛巾一敷，好多了，你这一招可真灵呀，瞧瞧！”说着，黄春雁从杨金环怀里抽出胳膊，在空地上做了个“常青指路”的舞蹈动作。

“你的左脚还是不吃劲，快上炕去！”尽管黄春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但杨金环还是从她左脚着地的瞬间里，察觉出黄春雁的脚伤没有好利索。“大姐，”黄春雁挽起杨金环的胳膊肘儿摇晃了两下，撒娇说：“不骗你，真的不疼了。”

“真拿你没办法，看我怎么向文魁告你的状……”杨金环和黄春雁两人正你一句她一句的说着话，就听脚步声和说话声来到了门口。陈文魁的



语调：“徐指导员，你看今天这事该怎么办？”“晚上开会时，先宣布，全当欢送会了。”徐亮气呼呼的声音：“让他们死了这份心，你也马上走人，我好省心。”

“指导员，我说的不是我上学的事？”陈文魁紧走两步，跟上来，“我是说今晚上武解放和丛娟娟钻苞米地的事。”徐亮看见窗外灯影里站着的杨金环和黄春雁，就停下脚，转脸对陈文魁说：“让他们大会上作检查。”

“他们钻苞米地是为了谈恋爱，又不是去偷苞米。”陈文魁为武解放和丛娟娟辩解：“再说又没弄倒撞坏一棵苞米，这样处理不合适。”徐亮听不进去，仍气呼呼地说：“那也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谈恋爱就好好谈你的，非得钻苞米地，民兵排去了，你出来讲清楚也就完了，可他俩却在苞米地里东躲西藏，和我们玩起了把戏，害得这么多人折腾了一晚上，尤其是那个武解放，骂我们这是没卵子找茄子——闲得没事找事。你听听，他还有理了……”

“武解放平时就是这副德行，嘴上没有把门的。”陈文魁说：“这全队谁都知道啊，上来虎劲儿啥话都敢向外嘞嘞，再说……”“再说，”徐亮抢过话，“再说那个丛娟娟想要办困退，杜主任还打电话说过情，让我放人，我还真有心放她走呢——你倒好好表现啊，割地打狼不说，还背地里——我觉得不对劲儿。”徐亮说到这，突然话题一转，问陈文魁：“你说今晚上的事，能不能有人捣鬼，知道是武解放和丛娟娟进了苞米地，然后谎报有人偷苞米，折腾我们，来破坏连队的大好形势呢？”

“有这个可能，不是破坏也是故意搞恶作剧，看笑话玩。”陈文魁接过话说：“刚才我问过先报案的赵大江，赵大江说是听黄小亚说的，又问黄小亚，他又说听牛东方不知从谁那儿听说的……”“一定是那个牛东方搞的鬼，这小子坏点子多着呢。”徐亮又接过话说：“看我怎么收拾他……”

“指导员，我这不是成了背后打小报告整人的小人了嘛？”陈文魁急了，忙说：“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是分析有人为什么要这样做，是不是因为推荐我上大学，大家不服有意见，才……”

“我说——老徐，你俩有话进屋坐着唠，别在外面傻站着了。”杨金环见丈夫和陈文魁越说话越多，就上前打招呼，将两个人让进院，“这饭菜可等着你们呢？”